

花千骨



上



— 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 —
T H E D A Y I L O V E Y O U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花千骨

上

最新修订升级版

HUAQIANGU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千骨：最新修订升级版：全2册 / 果果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404-6777-7

I. ①花… II. ①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1731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畅销 / 古代言情

花千骨：最新修订升级版：全2册

作 者：果 果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于向勇

策划编辑：刘 伟

营销支持：刘 健

装帧设计：仙 境

插 画：BT思维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字 数：868千字

印 张：49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6777-7

定 价：59.00元(全2册)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楔子】

【卷一】

万福血冷沉野殍·临危受命上华巅/005

一 水鬼拦路/006

二 萝卜排队/011

三 舌头开会/018

四 当时年少/023

五 茅山求道/034

六 糖宝出世/038

七 群仙之宴/045

八 一年之约/055

【卷二】

瀚海难御折千骨·经年约满斗群仙/063

九 长留仙山/064

十 御剑而飞/085

十一 茅山掌门/098

十二 仙剑大会/116

十三 拜师大典/131

十四 朝夕相对/138

十五 长生不老/155

十六 丹青难描/165



【卷三】

暗影浮香动浅夏·流光琴响太白山/179

十七 鬼门大开/180

十八 兵戎相见/194

十九 出乎意料/200

二十 太白一役/212

二十一 暗影浮香/216

二十二 暗箭难防/223

二十三 皓月邯郸/237

二十四 情意勘破/243

【卷四】

情深我自凡尘练·宁为玉碎赴寒渊/249

二十五 镜花水月/250

二十六 在劫难逃/269

二十七 情意败露/283

二十八 有口难言/297

二十九 血腥之吻/311

三十 罪孽深重/326

三十一 无以为报/337

三十二 身世之谜/350

长留仙山，诛仙柱上。

“……十五、十六、十七！”

随着戒律阁弟子响亮的报数声，一根又一根锋利无比的销魂钉穿透花千骨瘦弱的身体。

鲜血顺着柱上的图案和铭文的镂空及缝隙蔓延而下，有一种诡异的美感。柱上干枯的乌红色血迹上又覆上新的一层，空气里到处飘浮着一股浓郁而奇特的香腥。

轻水满面泪痕地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尊上，求求你，求求你，放过千骨吧，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唯一的弟子！”

“放肆！”一旁摩严大怒，“来人，把她拖下去！”

此时，落十一、火夕、舞青萝等人也全都跪了下去，一时间周遭哭求之声不绝于耳。但三尊会审的最后结果，除了掌门又有谁能更改？坐在最高处的白子画自始至终只是冷冷地看着一切，面若冰霜。

花千骨被牢牢地缚在诛仙柱上，因为强忍疼痛下唇被咬得血肉模糊。她仙身已失大半，魂魄将

散，疼得几度昏死过去，又再次被法力强制唤醒。八十一根销魂钉才入十七根，她已是奄奄一息。

在众人几乎要绝望之际，白子画突然站了起来。右手一扬，第十八根就要直贯而入的销魂钉硬生生停在半空。仙索松落，那些已经穿透受刑人仙骨的销魂钉一根根从身体里脱出，花千骨从诛仙柱上狠狠摔到了地上，身上的十七个窟窿血流如注。

众人又惊又喜，无不以为白子画终究心软，不忍亲眼见自己心爱的徒儿魂飞魄散，所以出手阻止，心道，花千骨这回总算有救了，没想到他竟高声冷冷说道：“花千骨是长留乃至天下的罪人，却终究是我白子画的徒弟。是我管教不严，遗祸苍生，接下来的刑罚，由我亲自执行。”冷漠的声音传遍全场，清晰而坚定。

周围一片哄然，花千骨惊骇激动之下，惨白的脸上竟泛起一丝红潮，颤抖着双唇拼命摇头。

“师父，不要……”

无论什么苦痛、什么委屈她都可以全部承受，可是如果师父亲自动手又让她如何承担？

白子画凌虚步空，衣袂飘然，落至诛仙柱下。四周一片死寂，万众鸦雀无声。

花千骨强忍剧痛，拖着重伤的身体拼命向后挪，在地上拖出一条长而惊心的血迹。可一切都是徒劳，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神祇般高高在上的白色身影一步步向她走了过来。

“我错了，徒儿知错了，师父，求求你，不要……”

这么久以来，不管吃多少苦，她甚至都没有抱怨过一声，甚至销魂钉那样锥心刻骨的疼痛，她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此刻，她却害怕得如同孩子一样慌乱无措地哭求了起来。

白子画依旧没有任何表情，袍袖迎风一扬，一柄紫光四射的宝剑已赫然在手。

断念剑！

花千骨完全呆住了，师父竟然、竟然要用断念来杀她么？那是他亲手赠给她的啊，里面寄予了她多少美好的回忆和梦想，她从来没有一刻离身过。可是，他竟然残忍到要用断念剑来处罚她？

“师父，求你，不要……至少不要用断念……”

她一只手抱住白子画的腿，一只手使劲地抓住断念剑的剑柄，惊慌失措地苦苦哀求着，鲜血染红了他雪白的袍子。

白子画眉头深锁：“我当初赠你剑是为了什么？你竟犯下如此弥天大错！太叫为师失望了……”

花千骨此刻已然一个字也说出来了，只是拼命地摇头，眼中流露无尽的哀恸与乞求。

白子画举剑欲刺，惊异地发现手中的断念竟突然生出一股反力来，剑身震动，龙吟之声不绝。他几次运劲却始终刺不下去，反而让剑几乎脱手飞出。

断念极具灵性，跟随花千骨已久，虽未完全臣服，同她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但终究有了感情，怎肯伤她。

白子画无奈摇头，好一个断念，明明是他原先的佩剑，这才过了几年，竟然连他也使唤不了了！

“今天我用你用定了！”

白子画大怒，手指狠狠在剑身上一弹，真气顿时注满剑身。

“不要！师父！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花千骨哭喊着，用尽全力伸出手去，却只从剑上抓下来当初拜师时他赐给她，后来被她当作剑穗挂着的那两个五彩透明的宫铃……

寒光划过，一片血红。剑断念，人断情……

卷一

万福血冷沉野殍·临危受命上华巅

终于……

「长留上仙到——」

花千骨听外面宣了一声。那个，即将成为她师父的人……踏着清风，缓缓从天而降。

花海飘香，桃花林旁的五色瑶池水轻轻荡漾，万年不改。清风掀起层层粉浪，落英缤纷，飘花如雨。

花千骨身子轻轻晃了晃，那如月光清辉一般皎洁又幽静的光芒，仿佛穿越亘古直射到她面前，明亮得让她几乎睁不开眼睛。

白子画从天的那一端缓缓向她走来，身边花开如海，风过如浪，衣袂翩然，掩尽日月之光。



水鬼拦路

天上没有星子，更没有月亮，漆黑得像一个大洞，让人有些颠倒，分不清上下，似乎一失脚就要坠进去。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小孩孤零零一个人在路上急匆匆地走着，左手提着个油皮灯笼，右手握着一小串佛珠，絮絮叨叨。

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跑，因为那些东西一直在后面跟着她，只是因为佛珠的原因不敢太靠近。周围漆黑一片，只看得见灯笼如荧荧鬼火一般在半空中飘移着，四野寂静得有些诡异，连流水声、虫鸣声都听不见了。

马上就要到村子里了，进了村就好，小孩不断告诉自己，苍白的脸上冷汗直往下掉。她腾出右手，把身上披的八张黑狗皮拼制成的披风裹得更严实一点，试图不让自己的气味更多地散发出去。

可是走到村头的小石拱桥上，她还是傻眼了，一个打着纸伞的女人站在桥上正对着她。伞面上是红得耀眼的桃花，白色的衣裙上也是。伞打得很低，看不见脸。明明炎热酷闷得没有一点风，那裙袂却激荡得上下翻飞着。

小孩吓得停在那里，双腿直打战，心想完了，遇上鬼拦路了。

“南无阿弥陀佛……”她继续低声念着，侧过身子想从桥的另一边过，低下头装作没看见她，却发现她眨眼间又站在了自己面前。精致的白色绣花鞋上沾满了泥，脚边是一摊水，还有各种绿色的水藻和贝壳。这时小孩才看清，那裙摆上的哪是桃花，分明是溅染的鲜血。

此时，手中的灯笼原本温柔的黄光诡异地变成了青色，继而又转为暗红，好像也

被血染过一样，空气里满是刺鼻的河水的膻气与血的腥臭。

“阿弥陀佛……”她硬着头皮把佛珠举到前面，那女鬼退了两步，小孩又前进两步，那女鬼又退两步。快到桥头时，只听见响起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咣的一下，面前的女鬼散裂了开来，肢体断作无数截，仿佛被硬生生砍碎一样，一地都是血和蛆虫。

小孩吓得差点扔了手中的佛珠和灯笼，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却见有个圆圆的东西骨碌碌地从伞下滚了出来，滚缠着黑色的长发，竟然是那个女人的头。小孩浑身上下如被冰冻，半点都动不了了，一个声音不停地在心底喊：快跑快跑！可就是挪不动半步。

那头如充满气的球一般“之”字形左右乱窜，撞到桥栏又反弹回来，一会儿就蹭到了小孩脚边，她吓得差点瘫坐在地上。

静止了片刻，小孩瞪着脚边那个突然不动的头，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还没待她松上一口气，那个头又一下翻转过来。小孩这才看清楚她的脸，黑乎乎的两个大洞，眼睛被硬生生抠去，一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另一只由一些血管、神经和组织连着半挂在脸上，晃来晃去，白惨惨的眼珠还飞快地转着，向上直瞪着她。嘴唇似是被河里的鱼咬烂了，残缺不全，哆哆嗦嗦，似是要向她说些什么，却只发出风吹木头门一样嘎吱的响声。

小孩忍住呕吐的冲动，跨过那个头就往前跑，顾不得正踩在一地的残肢上。突然腿被抓住，是一只半截的右手，手指在水里泡涨了，腐烂而发白，手臂肉端处可以看见森森的白骨。

惊恐当中，她发现那个脑袋又飞快地向自己弹了过来，张开大嘴，白森森的牙咬到了自己的右腿小腿上，剧痛中伴随着刺骨的阴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

小孩挥舞着佛珠向那头上打去，然后听见一阵仿佛生肉放在烧红铁板上的嘶嘶响声。好半天那个头才松口脱落，小孩拔腿就跑，却突然听见什么破裂的声音，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硌着。低头一看，竟然是那女鬼的另一只眼球不小心被自己踩爆了，正流出滚滚的脓水和蛆虫。

小孩一边干呕一边飞似的逃下桥，却发现那只手竟然还抓在自己腿上，而那个脑袋还在桥上蹦呀蹦呀，上下牙齿互相敲打着，叫着“手，手，手”，声音既凄惨又恐怖，只是下不了桥，无法追来。听说惨死在水上的人，灵魂只能永远困在那里。

小孩使劲把那残臂从腿上扯下，用力抛回桥上，转身不要命地往前跑，脸上早吓

得半点血色都没有了。

村子里的人此时都睡了，安静得连声鸡鸣狗叫都听不到。小孩在一家药店前疯狂敲门，整村人却仿佛都在睡梦中死去一样，没有半点反应，没有一家灯亮。小孩拼命地敲了好半天，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

“谁啊……”

“张大夫，张大夫，我是小骨！救救我爹，他快死了！”叫小骨的孩子心急如焚大声叫道。

“哦哦，小骨啊，你别急，等我穿好衣服收拾一下，马上、马上……”

不一会儿，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提着药箱出来了，和她一块儿匆匆往回赶。

“你怎么晚上一个人出来了啊，没遇上什么吧？”

“刚刚在桥上有……没办法，爹突然病得很重……”小骨拉住张大夫的衣服，躲在他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身子依然不停地发抖。慢慢走近小桥时，偷偷探出头来，发现刚刚那一地的残尸还有自己踩碎的眼球全都不见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她八字太轻，阴气太重，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满城异香，明明盛春时节，却瞬间百花凋残，于是取名叫花千骨。

父亲是个屡试落第的秀才，因为命硬，倒也一直抚养她到如今。但是因为花千骨的体质太易招惹妖魔鬼怪，给村里惹下不少麻烦，他只好单独领她住在村郊小河边随意搭建的木屋里。

花秀才请了游方的高僧来给花千骨驱鬼改命格，和尚只是一个劲儿摇头，给了花千骨一串随身携带多年的佛珠，还有用八张黑狗的皮做成的披风，掩住花千骨身上普通人闻不见的气味，并嘱咐太阳落山后尽量不要让她出门，她这才安然活到了十二岁。

张大夫一向对她父女俩多有照顾，他是村里唯一的大夫，拿捏过太多人的生死，身上阳气和煞气都比较重，一般小鬼不敢来招惹。他牵着花千骨的手回到他们住的地方，一路上倒也没遇上什么麻烦。

只是花秀才病得很厉害，和花千骨长期生活在一起，总是难免有各种邪气缠身，不到四十的年纪却苍老衰弱得像五六十岁。张大夫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息，说怕是熬不过今晚了。

花千骨跑进跑出地烧水煎药，给花秀才抹身擦汗，半点都不肯闲下来，怕自己胡思乱想。

花秀才终于还是没能挨到天亮，弥留之际，他始终担心自己死后留下花千骨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该怎么办。张大夫安慰他说会收养照顾千骨，花秀才却不想连累他，也怕他保护不了千骨多久，于是交代花千骨等他死后，去传说中以捉鬼除妖出名的茅山拜师学艺，等学有所成，就再也不怕鬼怪缠身了。

花千骨握着父亲逐渐冰凉的手，心里一片荒芜凄凉。连爹爹都走了，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她想哭可是又哭不出来，她生是无泪之人，生下来后哪怕再伤心难过也掉不出一滴泪水。花秀才知道这孩子将来定是命途多舛，所以从小就悉心教导，逼着她努力学会独立和坚强。

张大夫帮花千骨把腿上的伤处理了一下，挤出发黑的脓血，用香灰水洗过，又涂了点糯米和膏药，然后包扎好。他只是普通的大夫，不是道士，处理得并不得法。但花千骨从小这样的小伤受得多了去了，奇怪的是很快就能痊愈，所以并不以为意。

第二天一早，花千骨便拉着板车，将花秀才的尸身运到村后的坟山上去掩埋。

见她从街上经过，村人皆一脸嫌弃，避之不及，在一旁指指点点。

“果然是扫帚星，全家人都被她克死了，现在连唯一的爹也死了！”

“就是，谁只要靠近她一些，就会撞邪倒大霉。”

“花秀才也是命不好，怎么生这么一闺女？”

“你才搬来不知道，她出生那天诡异的香味飘得满城都是，花全谢了，之后好几年连个花骨朵都打不出来。”

“不光如此，她到现在还不能伸手碰花呢，一碰花就死，邪门吧？”

“唉，那时我就知道没好事。算命先生劝过花秀才，说这孩子不吉利，让他扔了，他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

.....

花千骨只是满头大汗努力拉着板车埋头往前走，仿佛什么都没听到。许多人家见她路过，连忙紧闭门窗。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在门口玩泥巴，看见她眼睛一亮，追了上来，开心地喊着：

“小姐姐！小姐姐！”

花千骨没有停步，也没看他：“快回去，咱们不是说好了，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不可以跟姐姐说话。”

小孩连忙捂住自己的嘴，愣了愣，然后小跑几步，帮花千骨从后面推车，尽管

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花千骨还是一下觉得轻了许多。这时，有一个妇女跑过来抱起小孩，狠狠打了他一耳光，然后躲瘟神一样慌忙跑进屋里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花千骨顿住脚步回过头，听着房里传来的小孩的哭声，难过地抹了一把汗。

好不容易来到村外坟坡娘亲的墓前，花千骨已累得喘不过气。稍加休息，又拿着铁锹开始挖土，将爹与娘亲合葬。有那么一瞬间，她也很想躺进棺木中，不用再面对这举目无亲又满是妖魔鬼怪的世界。

一直忙活到太阳落山，她去张大夫家告辞，吃了一顿晚饭。张大夫认为她年纪还太小，不能一个人外出闯荡，希望先收养她，最起码先把腿上的伤养好。她却下定决心立马起程，听从父命去拜师学艺。张大夫拗不过她，只好送她回家，又资助了她些许银两。

夜里，灯如豆。

屋外大风呼啸，还有各种诡异的狂笑、惊叫、呜咽、怒斥声混合在一块儿，墙上不断出现奇形怪状的影子。花千骨裹着狗皮披风，坐在空荡荡的木屋中光光的床板上，睁着双眼直到天亮，心里又是悲伤又是迷惘。

翌日大清早，她给院子里的小树浇了水，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小木屋最后一眼，便背起行囊出发了。

方便起见，她穿着父亲改小了的青色袍子，头发高束装扮成男孩的样子，戴着斗笠，身上披的依然是那件形影不离的狗皮披风，腰间还别了把破旧的镰刀。

穿过村外树林的时候异常困难，仿佛有无数只无形的手在身后拉扯她，不让她离开。但花千骨心意已决，倚仗着一棵棵树木，拔河一般拖着重如千斤的两条腿往前迈。

这时不远处的空中，几个御剑飞行的男子在树林上方停了下来。

其中一个向为首的男子说道：“大师兄，大家都很累，要不在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被称作大师兄的男子一袭牙色道服，面容俊朗，对提议略微有些迟疑。他从怀里掏出一颗玄色石子看了看，石子周身发出一道空明幽光，上面刻了小小的“云翳”两字。

“验生石都还亮着呢，大师兄，你不用太担心了。”

男子却只是担忧道：“等灭了就来不及了。”

背后有弟子低声抱怨：“就为一条没头没尾、莫名其妙的求救讯息，咱们就累死

累活、日夜不停地从茅山飞了近千里路。亏得大师兄待他那么好，云翳那个丑八怪还总是不领情。”

见为首男子皱起眉头，旁边的人连忙阻止他再说下去。

“前面的村子好像不太对劲。”男子若有所思地指了指南方。

众人连忙双指划过眉间，眼一闭一睁，只见整个村子上空黑气笼罩。

“妖邪之物聚集，有可能也出现了界缝，人命攸关，都随我过去查看一下。”

“是。”

几人朝着前面村子飞驰而去。

仍在下面树林里跋涉的花千骨，突见天空几道银光划过，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并未多留意，继续艰难前行。

二 萝卜排队

要去茅山，说容易也不容易。

茅山声名在外，方向很好打听。但是一路上小鬼小妖缠人，花千骨又是第一次出门，辛苦颠簸了两个多月，好不容易来到茅山脚下，歇息了一晚，便向山上进发。无奈怎么走，都上不了主峰大茅峰。绕来绕去好些天，从二茅峰到三茅峰，从这个顶到那个洞，明明顶峰就在跟前了，花千骨就是上不去。

她不知道，一般的仙山福地都布有结界阵法，不让平常人靠近，还是自己又遇上鬼打墙了，她本就是路痴，不管指路的人跟她说得有多详细，就算把图画给她，她也还总是会迷路。再加上不能赶夜路，所以走了那么久才到。

花千骨举目远眺，崇山峻岭之间皆是一片苍翠之色，渺无人烟。高高耸立的茅山之巅似绿色苍龙之首，漂浮在茫茫云海间。

唉，神仙啊，你们到底都藏在哪里啊？

花千骨抬起头望望刚才还阳光明媚现在突然变阴暗的天空，发现竟下起蒙蒙细雨来。周围除了树还是树，突然又有些分不清哪边是北了。

雨逐渐大了起来，花千骨把斗笠戴在头上。地上的泥浆裹着双脚，走得更加艰难。

不行，好累。

花千骨就地坐在一棵大树下避雨休息，她一般白天赶路，晚上尽量找寺庙、农家或者客栈的马棚落脚。要是碰到荒郊野地，就只好找间烂屋栖身，或者干脆爬到树上睡觉，免得被野兽吃掉。虽然好几次遇险，但还好有佛珠的庇护，也没出什么事，而且茅山是灵气之地，甚少鬼怪出没，来了之后基本上就没遇见过。

花千骨一面大口吃馒头，一面胡思乱想。

听说茅山道士捉鬼降妖厉害无比，自己身上只有那一点点盘缠，也不知道够不够交学费。茅山会不会不收女弟子啊？万一不收的话怎么办呢？

休息了一会儿，见雨慢慢收住，花千骨继续往前走。

刚下过雨，林子里有一股绿叶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天开始放晴，路边花朵上的露珠一颗颗亮晶晶的。花千骨一时贪玩便停下来，蹲下身子看着眼前这朵白色的小花，努力回忆着花的名字。她从小就很喜欢花，无奈过手的花儿都瞬间凋残枯萎，所以一向只能看不能碰，实在是郁闷至极。

花千骨猛地站起身来，没承想下雨地滑，不小心从路边的斜坡上摔了下去。她下意识地伸手抓住地上的植物，锋利的锯齿形草边在手上划开了口子，鲜血滴进土里，四周的一大片花草瞬间全部焦黑。花千骨看着自己做的坏事，一阵心堵。

她努力攀着干枯的枝枝草草往上爬，脚下一滑，本就松软的泥土全部塌了下去。手忙脚乱间，刚好踩到一个斜坡上的突起物，用力一蹬，终于爬了上去。

花千骨大松一口气，拍拍身上的泥，回过头去一看，自己踩的那个哪儿是石头，分明是一截白森森的大腿胫骨，还有部分骨头随着塌下的泥土散落到灌木丛里去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花千骨心里凉飕飕的，这尸骨或许是在这荒山野岭中被贼人加害随意扔弃，然后又被野兽吃掉的吧。虽然有点害怕，花千骨还是慢慢地顺着斜坡滑下，把尸骨一点点搜集拢来用衣物包住，然后挖了个不深不浅的坑给埋了，再砍了根木头插在坟上。

“你叫什么名字呢？就写作无名氏好了。呃……我能力有限，也没有薄棺，只能勉强和衣葬你，好歹有个墓穴，你也不用做孤魂野鬼。你若在天有灵，不要怪罪晚辈今天踩到你的尸骨之上，我是不小心的。喏，这个馒头孝敬给你吃，你吃饱了就早点去投胎吧……”

花千骨用小刀歪歪扭扭地在木头上刻了几个字，然后拜了拜，转身继续找上山的路。